


比较文学与世界文学文库

比较文学

[爱尔兰]哈钦森·麦考莱·波斯奈特/著
姚建彬/译

 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

本书的出版得到了北京师范大学“比较文学与世界文学”校级重点学科建设经费的资助，谨此鸣谢。

比较文学



[爱尔兰]哈钦森·麦考莱·波斯奈特 / 著
姚建彬 / 译

 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比较文学/(爱尔兰)波斯奈特著;姚建彬译. —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 2015. 8

(比较文学与世界文学文库)

书名原文: Comparative Literature

ISBN 978-7-5161-6070-1

I. ①比… II. ①波…②姚… III. ①比较文学 IV. ①I0-03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2015)第 097939 号

出版人 赵剑英
责任编辑 郭晓鸿
特约编辑 王 彬
责任校对 徐 楠
责任印制 戴 宽

出 版 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
社 址 北京鼓楼西大街甲 158 号
邮 编 100720
网 址 <http://www.csspw.cn>
发 行 部 010-84083685
门 市 部 010-84029450
经 销 新华书店及其他书店

印 装 北京君升印刷有限公司
版 次 2015 年 8 月第 1 版
印 次 2015 年 8 月第 1 次印刷

开 本 710 × 1000 1/16
印 张 27
插 页 2
字 数 376 千字
定 价 86.00 元

凡购买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图书, 如有质量问题请与本社联系调换
电话: 010-84083683

版权所有 侵权必究

《比较文学与世界文学文库》

出版前言

北京师范大学文学院比较文学与世界文学学科，致力于学科建设与学术研究，做出了切实的努力。进入新世纪以来，陆续出版了三套学术丛书。第一套是《比较文学与世界文学学科建设丛书》（王向远、刘象愚主编，江西教育出版社2001—2004年），包括专著、专业索引工具书、教材共7种；第二套是《比较文学文库》（曹顺庆、王向远主编，北京师范大学出版社2009—2011年），包括专著、译著共7种；第三套丛书则是眼前这套《比较文学与世界文学文库》。

《比较文学与世界文学文库》由北京师范大学文学院比较文学与世界文学研究所组成编委会，由曹顺庆、王向远主编，在上述两套丛书的基础上进一步推进，改名为《比较文学与世界文学文库》，交由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出版。丛书选题着眼于创新与提高，范围包括比较文学研究、世界文学及外国文学研究方面的专著与译著，分期分批，陆续出版。

感谢北京师范大学重点学科建设经费对本丛书出版的资助与支持，感谢各位作者、译者为本丛书提供高质量的书稿。

《比较文学与世界文学文库》编委会

2013年1月

前 言

如果我们假定科学与文学的边缘地带存在一种立场，这也许会激起这两个领域的敌意，我们的现代思想家和教育家也许会由此被划分成两个阵营。研究文学的人或许会宣称，我们落入了门外汉手中，因此，唯一的尝试就是运用除了门外汉之外，什么人也配不上的一些科学原则来解释文学的发展。研究科学的人或许会倾向于贬低这样一门学科的价值，它用神秘元素，即想象力构成的公开的存在，显而易见使其不如他们自己的学科那样清楚明确。总之，我们的立场或许会引发敌意，而不能获得友谊。既然如此，我们该为这种假定作出什么样的道歉呢？

对于我们的朋友，即科学家们，我们想说，就对于新的真理的发现和人类已知真理的传播而言，想象的文化同样具有最大限度的用处。因此，科学对文学这种假想出来的敌意，贬低了文学的这种能力，倾向于贬低我们在科学和文学中所取得的同样的成就。我们如今打算涉足的这门学科，同时为分析和想象的运用提供了灿烂的领域。

对于我们的朋友，即文学家们，我们想说，在思想家们看来，没有什么东西比对于想象力的老掉牙的顶礼膜拜给贬低他们的研究的价值所做的贡献更大的了，这种对于想象力的崇拜不仅包含着神秘的要素，而且整体上要比空间和时间的条件更加优越。因此，在这种非理性的顶礼膜拜的种种先兆之下，文学研究有可能变成对未知事物的盲

目偶像膜拜。但是，对文学进行比较的研究不仅开启了一片富有成果的劳作的广阔天地，也有助于促进创新性想象力。

最近，马修·阿诺德（Matthew Arnold）先生在他的《美国谈话录》（*Discourses in America*）一书中已经讨论过科学与文学之间这种臆想的敌意。尽管他给文学所下的定义——我们很快就会提到的一个论题——决不是让人满意的，然而几乎没有人不愿意赞同他的如下看法：希望与现状相比，文学有一天会“得到更加理性的研究”^①。本书打算对这种理性研究做出贡献，尽管这是一种微不足道的努力，然而与优雅的业余爱好相比，或者也许更加糟糕的是，与专注于对词语的膜拜的迂腐学问相比，它把文学视为对人类来说具有更加高级意义的某种东西。

如果目前这种将历史科学运用于文学的做法能够得到普遍的认同，那么，在英国、美国和澳洲殖民地的一些主要大学里设立比较文学的教席，就能够极大地确保这一广泛的学科的平稳进步。比较文学学科必须依赖许多学者的合作。尽管这门学科的收获的确是硕果累累，然而目前的耕耘者却寥寥无几。

本书所征引的大多数译文，都出自作者之手。然而，由于篇幅所限，作者安排在手稿中的许多实例都被省略了。出于同样的原因，论述希腊散文发展的一整章也被省略了。这些实例或许在今后可以补充进来，或者在别的书中得以刊布。与此同时，我恳请宽容的读者们补充因为篇幅有限所导致的任何明显的证据不足。

如果笔者没有注意到一些印刷或者材料上的错误，也恳请读者们原谅，因为本书印刷的时候适逢他离开爱尔兰前往新西兰的前夕。

1886年1月14日

于都柏林三一学院24号

① 《美国谈话录》（*Discourses in America*），第136页。

目 录

前言	(1)
----------	-------

卷一 导论

第一章 什么是文学?	(3)
第二章 文学的依赖性	(20)
第三章 文学成长的原理	(55)
第四章 比较的方法与文学	(70)

卷二 氏族文学

第一章 氏族集团	(85)
第二章 早期的合唱歌	(94)
第三章 个人氏族诗歌	(127)
第四章 氏族与自然	(161)

卷三 城邦共和国

第一章 城邦共和国集团	(171)
第二章 城邦中的各种氏族残余	(176)

第三章 城邦的诗歌 (197)

卷四 世界文学

第一章 什么是世界文学? (235)
第二章 世界文学中的个人精神 (241)
第三章 世界文学中的社会精神 (271)
第四章 印度和中国的世界文学 (289)

卷五 民族文学

第一章 什么是民族文学? (345)
第二章 民族文学中的人 (353)
第三章 民族文学中的大自然 (381)

结论 (398)
索引 (401)
译后记 (424)

卷 一

导 论

第一章 什么是文学？

第1节

查尔斯·兰姆（Charles Lamb）在他的一篇散论中谈及“不是书的那些书”时，称它们为一种目录，包括各种教会节日表和礼拜程序大全、各类科学论文和大多数法规章程、休谟和吉本（Gibbon）的多种著作、约瑟夫斯（Josephus，“那个博学多识的犹太人”）的各种历史著作^①、帕利的道德哲学、各式年鉴，以及那些背面写了字，镶了边的国际跳棋盘。这种看法触动了伊利亚^②的怪念头，使他将这些蹲踞在书架上、“披着书的包装的物品”（*things in books' clothing*）视为形形色色的假圣人、各种真正圣坛的篡位者——你往下去拿一册装订得很好、极像书的东西，突然碰上的却是篇咄咄逼人的《人口论》（*Population Essay*）——你期望看到的是一本斯提尔或法夸尔的著作，找到的却是亚当·斯密（Adam Smith）的著作。不过，虽然这种看法颇为幽默且有点心血来潮，但是这种目录却让我

① 约瑟夫斯（Iosephus Flavius/Josephus），生卒年约为公元30—100年，著名犹太历史学家。犹太战争伊始曾被捕，后获释，在目睹耶路撒冷被毁之后迁至罗马，获得了罗马公民权。其著作有《上古犹太史》（*Antiquitates Iudaicae*，第20卷）、《犹太战争史》（*Bel-lum Iudaicum*，第7卷）、《驳阿匹昂》（*Contra Apionem*）、《自传》（*Vita*），皆用希腊语撰就，包含宝贵的历史资料。——译注

② 伊利亚为兰姆的笔名，其所著《伊利亚随笔》即因此得名。——译注

们瞥见了自伊利亚时代以来就逐渐定型，并且具有严肃意义的那些问题：我们该如何区分社会进化生产出的形形色色的写作/著作类别？我们该如何将专门的科学研究同源自创造性想象的著作区别开来？创造性想象的著作显然是伊利亚理想的“那些书”。事实上，作为与那些科学论文和所有其他“披着书的包装的物什”相区别的东西，什么是“文学”“literature”呢？

文学这个不合适的词事实上一直被可悲地滥用了。在流俗的用法中，这个词逐渐成为了一个类似被拉长的破袋子一般的東西，各种各样的内容将它胀得百孔千疮，以致我们几乎不知道它是否能够被用来囊括任何“写就”的东西：从今天的报纸或者最新的各种法律报告，到亚述人（Assyrian）的各种铭文、阿兹特克人（Aztecs）用图画记载法作的那些记载，或者埃及（Egypt）的象形文字。甚至术业有专攻的研究者们对于阻止在这个词语的使用上的这种残暴所做的贡献也微乎其微。例如，文学史的先驱之一西斯蒙第（Sismondi），尽管他在其《欧洲南方的文学》（*Littérature du Midi de l'Europe*, 1813）中是以如下这一暗示性允诺开篇的：他打算“首先阐明各民族的政治史和宗教史对于他们的文学，以及他们的文学对于其性格特征的相互影响”；然而，由于该书不曾触及这一问题的实质，因而使他的论题从一开始就丧失了任何科学性。哈勒姆（Hallam）^①的情形与此类似。在规避了界定“文学”的含义的任何努力，甚至也没有指出任何这样的定义中必然遇到的各种困难的前提下，哈勒姆[一如他在其《欧洲的文学》（*Literature of Europe*）的序言中所告诉我们的]使用这个词“在最普遍的意义是指通过各种书籍传授的知识”；因此就将它当作了一个普通的、显然也无用的标签，变成了指称各种学科——逻辑学、天文学、戏剧、语文学、政治经济学、

^① 哈勒姆（Henry Hallam, 1777—1859），英国历史学家，著有《中世纪的欧洲》、《欧洲的文学》（一译《欧洲文学引论》），并为其子、英年早逝的英国诗人兼散文家亚瑟·亨利·哈勒姆编有遗著《哈勒姆遗作集》。——译注

法学、神学、医学——的完美大杂烩。甚至历史研究在深度和广度上的巨大进步也无助于挽救“文学”这个词的用法，因为许多语言的起源已经在极大程度上使注意力偏离了对作为依赖于社会进化的各种书写形式的关注。因此，法国的 J. J. 安培、李特、维耶曼、帕廷、圣伯夫、泰纳，德国的 G. G. 盖尔韦努斯、科贝尔斯泰因、赫特纳、谢瑞尔和“文化史”的诸位作者——谷汝恩、瑞尔、克瑞莫等这些卓绝的学者，并没有像人们原本或许期望的那样，将欧洲人有关“文学”的各种观念阐述得如此彻底。毋庸置疑，像哈勒姆一样，我们如今不用为将“文学的各个部分”忽略成了关于农业或英国法律的书籍而抱歉。然而，我们仍然绝没有达到有关“文学”的任何确定的理想，一如哈勒姆本人通过把历史从他的《欧洲的文学》中排除出去而作的模糊概括那样，仅仅保留了那些“用极为优美的语言或独特的哲学精神所撰写的”部分。那么，我们是否必须冒着像兰姆一样提出奇谈怪论的风险，让文学这个字眼既屈服于有学问的人的滥用，也屈服于没有学问的人的滥用呢？兰姆那样的奇谈怪论，是不能作为怪异的幽默而为人所赏识的，毋宁会被当作虽然清醒，然而却有点乏味的探究的流产。如果我们回顾一下导致这种滥用的种种原因，我们将至少会理解对“文学”一词所下的任何定义都必定要遭受的那些困难。

第2节

文学这个词甚至在罗马（Roman）人中间也没有确定的含义。塔西图（Tacitus）用希腊字母（*literatua Grææca*）这个词组来表述“希腊字母的种种形状”；昆体良（Quintilian）称语法为文学（*literatua*）；而西塞罗（Cicero）则是在“学问”（“learning”）或“博学”（“erudition”）这种笼统的意义上使用该词的。相应地，当文艺复兴（Renaissance）时期的学者们开始使用这个词的时候，他们并

不曾打算传达这个词如今毫不费力就表明的种种观念；他们也不曾打算表达这样一种文学观念，即它是再现了一个特定民族生活的大量作品这种观念；他们更加不那么用这个词来试图在这类作品的这个类别与那个类别之间进行区分。由于借用了这个词在其拉丁语中的各种含义，所以他们并没有停下来去梦想这样的岁月：那时，许多现代国家都将拥有他们自己的大量作品，就如同他们没有停下来去探究是希腊（Greek）的还是拉丁的种种“抒情诗”（“Lyric”）、“史诗”（“Epic”）、戏剧观念，适合或者不适合他们所看见的围绕在他们周围的欧洲新生活。尽管希腊和罗马有非常丰富的字眼来表示诗歌、演说术或者哲学的特殊分支，然而，事实上他们并不曾需要这样一个字眼来表示再现一个民族的发展的作品的普遍整体：希腊之所以不曾需要这样一个字眼，是因为她自身从来就不曾统一过，也从来不曾达到恒久的民族整体；罗马之所以不曾需要这样一个字眼，一部分是因为她似乎一下子就从自治市跳到了世界帝国，一路不停地成为了一个民族，另一部分是因为少数受过教育的人是这些作品的创作者，他们日日夜夜都以希腊榜样为典范进行创作。只有当许多民族的作品主体，如英格兰和法兰西的作品主体，存在了很长时间，并足以引起人们的反思之时，只有在18世纪那些民主观念的传播开始让人们将他们同胞的作品视为某种超出了在宫廷（Courts）和君主们的恩惠之下对那些古典范本的精致复制品，而事实上是有关该民族具有重大历史意义之过去的累累硕果时，“文学”这个词才变得有用起来，用以指称现代欧洲诸民族的一种独特观念。但是，这个词里面体现的新观念与其说有助于掩盖，不如说足以揭示有关民族作者身份的任何观念。长期以来，“文学”一词仅仅是对各种文学或关于各种（古典的或现代的）文学知识的一种概括，被人们做了糟糕的调整，用以表达有关一个特定民族的成长的观念。

第3节

“文学”一词含糊不清的一个原因，是我们从这个词抵达我们的源头时就已经发现了的，另一个而且是更有趣的原因，则是我们将要在社会生活的发展中去发现的。卡尔·奥特弗瑞德·穆勒（K. O. Müller）告诉我们：如何能够在希腊人的三大诗歌分支中去追溯希腊文明的三个不同阶段；史诗是怎样属于一个君主体制的时代，当时人们的头脑中充满了从古代流传而来的种种传说并受其影响；挽歌体的、抑扬格的以及抒情的诗歌又怎样在更加焦虑的时代兴起，并且伴随着那些共和政体的成长；而戏剧又怎样体现了雅典（Athens）强权与自由的全盛时期。不过，以上所说仅仅是许多这类范例中的一个。研究韵文（Verse）或散文（Prose）创作的任何分支，你很快就会发现，它的发生都直接或间接地暗指有关社会生活的某些特定情形。雅典的公民大会（Ekklēsia）或者罗马论坛（Forum）的演说术，英国议会或法国布道坛上的演说术，印度或希伯来（Hebrew）祭司们的赞美诗，希伯来或者阿拉伯众诗人的韵律式散文，荷马时代的口传史诗诗人（*aoidos*）或者撒克逊的吟唱诗人（*Scôp*）的诗歌，俄罗斯（Russia）的米尔（*Mir*）^①或乡村共同体中的圆舞（*Khorovod*）合唱歌，雅典的、罗马的、梵语（Sanskrit）的、中国的、日本的、英国的、法国的以及德国的戏剧——全部都产生于并反映了它们从中问世的独特地点和独特时代特有的行为、思想和说话方式。但是，“文学”这个含义模糊的词却遮掩了对于社会生活的有限范围的这种依赖性。由于文学一词包含着一种概括，并且一如所指的那样表明了某种不取决于时间和空间的抽象一致性，因此它导致我们去期望作品在形式和精神上的同一性（identity），无论它出

^① 米尔（*Mir*，复数为 *miri* 或 *mirs*），指沙俄时代的一种乡村共同体组织，其字面含义包括世界、和平、农民村舍等。——译注

现于何时何地。这种同一性并没有让我们想到它是错误的，直到反复进行的比较和对照迫使我们意识到其虚假性。我们很容易理解，对于那些古代典范的热心研究是怎样有助于在现代欧洲传播有关这种一致性观念的，并且能够便捷地理解“文学”的种种原型在佩里克利和奥古斯都的卓越时代已经被一劳永逸地确定下来了这种信念；我们也能够轻易地理解中世纪神学和哲学的各种普遍断言怎样直接或间接地有助于强化对于普遍典范的这种信念，该信念一度威胁要将雅典和罗马的众多杰作变成不容置疑的，如果不能说是像《古兰经》（*Qur'an*）一般神圣的文学模仿的偶像。但是，要掌握“文学”（远不是对于美的各种普遍形式和观念的供奉）的如下事实并不那么容易：创造性和批判性作品两者都归功于社会生活的发展；当我们重新追溯这种发展的那些阶段时，文学这个词所能表示的那些熟悉的一般或个别概念便一个接一个地消失了；我们所有微妙的文学差别最终消失在那些与世隔绝的氏族和部落的歌曲之中了，这些氏族和部落的融合生产出了未来艺术与批评的民族和语言。我们也许可以肯定的是，当我们发现 J. A. 西蒙兹（Symonds）先生这样的学者论及雅典文学而认为它是“民族性的”时，或者像腾·布林克（Ten Brink）先生这样的古文物研究者将“民族史诗”（*National Epos*）这个词组运用于撒克逊人仅仅是多个部落的一种松散联盟的时代之际，要在能够看见的范围之内平稳地保持社会发展与文学成长的诸种关系，并不那么容易。

的确，我们只要去观察民族史的种种开端，就能够理解文学的真正发展是多么容易被遮蔽，要发现它又是多么艰难。如同每一个体那样，各个民族一直就出于利益或虚荣心而易于忘却他们贫寒的岁月。民族也像个体一样，他们一直就不愿意将自己的起源同那些早已去世的伟大人物割裂开来：某个埃涅阿斯乐意联系伊利昂和罗马的名门望族，某个特洛伊的布鲁特人则会成为使不列颠诸野蛮部落得名的一位贵族祖先。这样一来，以语言和思想中的许多混淆为

代价，民族史的交织在被扩大了的范围上再生产出了许多氏族传统的交错。这些交错的氏族传统到处都伴随着这样的融合：许多氏族合并为更大的社会集团。这样一来，那些永远不能让我们超越某一特定集体的成年与自觉年代的年代学标准是这样被运用的，以致在制度和思想，以及语言、习俗、观念方面引发了有关相对的古代理最为混淆的种种印象，逐渐被取自第一届奥林匹亚竞技会，或者自罗马城建立以来（A. U. C.）^①，或者基督纪元公元前（B. C.），或者逃往埃及的各种尺度估计为古老的或年轻的。这样一来，在这个集团之内，由于不能或不愿意回顾民族的语言和诸观念还不能产生的时代，社会发展就被遮蔽了；在没有这个集团的情况下，社会发展就被那些已经达到了更高级社会进步的民族的模仿给遮蔽了。因此，与民族史的概念一样，民族文学的概念也成为了混乱的大杂烩。在这个大杂烩中，时间与地点、社会特征与个体性格的种种差别都被消灭了。只有历史反思能够从这种混乱中恢复社会发展的真正秩序。而且，作为一种科学研究，历史反思仅仅是目前这个世纪^②迟到的产物。

我们可以从以下两个事实来判断历史反思在文学领域的种种运用是多么新。其一，1838年，哈勒姆能够坦率地说：“在她的文学的普遍历史上，法国没有任何类别的作品，即便是一种平庸的文学也没有；我们（英国人）也不能声称我们自己对于即使最肤浅的文学做过独一无二的尝试。”其二，1840年1月，多纳尔森（Donaldson）在其翻译的穆勒的《古希腊的文学》第一卷《译者前言》中指出：“在本著作出版之前，英语中还没有出版过任何希腊文学史方面的著作。”

① A. U. C. 系拉丁语短语 *ab urbe condita* 或 *anno urbis conditae* 的缩略形式，字面的意思是“自罗马城建立以来”。——译注

② 指作者撰写此书的19世纪。——译注